椰风蕉雨

因示威而“露馅”的长老

■ 本报评论员：余凡

3月4日周五，由“212兄弟校友会”、GNPF长老会、FPI阵线及反对派精神领袖所发起，抗议宗教部长雅谷特(Yaqut Cholil Qoumas)“亵渎宗教”的集会，于中午1点半在宗教部(Kemenag)办公楼前举行示威活动，要求宗教部长辞职，督促警方依法调查。

印尼CNN网于4日报道，群众从各个方向前往宗教部大楼，部分民众挥舞印尼及巴勒斯坦国旗，有的举着“宗教部长亵渎宗教”“革职宗教部长”等标语。集会协调员菲可里(FB)表示有近千名群众参加集会，部长的比喻伤害了无数穆斯林，所以要求政府革除其职务。他虚张声势地说：“我提醒雅谷特部长，别对祈祷说三道四。”

在军警部门坚定有力的调度下，示威活动只造成“雄牛广场”附近几条路段的临时交通改道，影响不大。集会于下午4时许开始解散，“212兄弟校友会”会长史拉末(Slamet Maarif)对记者说：如果政府没有实现他们的要求，下周五将有声势更浩大的抗议集会，与各地区的民众汇合起来，督促警方依据公正的法律对部长进行调查。

史拉末的“威吓”并没有引起社会各界的担忧，因为民众更相信军警部门的执法能力。但是，周五集会现场的一段视频，却掀起了舆论的热浪，吸引了各界的关注和讨论。

事缘接近午祷时间，集会协调员菲可里不知出于什么灵感或动机，竟在“指挥车”高高的盖顶上进行祷告，而指挥车周围则有很多示威者就地祈祷，场面十分“壮观”。然而，不少细心的观众马上指出菲可里礼拜时，弯腰的次数和程序不符合教规。

这个篓子可捅大了，作为“印尼长老协会”高层、拥有讲经师“衔头”的菲可里，怎么可能连“基本动作”都弄不清呢？菲可里自知理亏，马上向民众道歉，并说当时在示威现场分神了。PA 212会长史拉末也帮忙打圆场，希望大家原谅菲可里“无心之失”。有人提问，如果换作是政府人员犯错，“护短”的PA 212会“宽容”吗？

著名政论员卢迪(Rudi S.Kamri)在其“民族儿女渠道”(KAB)视频中，根据所蒐集的资料提出了几点看法。菲可里(FB)来自苏西省，他“反佐科维”的倾向，在民主政治的国度里，那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菲可里在不同时期用了不同的学位称号，而如今所用的“博士”(S3)学位，在国家教育部的档案里却遍寻不着，是哪儿出了错？

此外，根据可靠资料，菲可里与被禁止的宗教激进组织有着紧密的关系，虽然当事人屡次否认，但不能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问题是，“印尼长老协会”在遴选协会成员及提拔骨干理事时，究竟有没有经过一定标准的审核？菲可里的学术背景有问题，曾参与激进宗教组织的活动，为何竟能在“印尼长老协会”任中央副部级理事？

卢迪意味深长地说，“印尼长老协会”是苏哈多“新秩序政权”时的产物，而保留至今，他个人对“协会”并没有过于极端的排斥心态。不过，希望“印尼长老协会”要摆正自己在国家民族前的立场，“协会”根据法律充其量只是“民间组织”，而不是具有议事、立法的“特权机构”，应该配合政府致力于多元文化国家的宗教和谐。

菲可里长老“露馅”的事，让人不禁回想起去年的一件事。《时代网》(TEMPO.CO)于11月17日报道，在过去两周内，反恐特警成功抓获了16名涉嫌恐怖活动的“祈祷团”隐蔽成员。而其中最轰动的，是于16日凌晨4点半，在西爪哇省帕卡西Bekasi市捕捉了小政党PDRI创办人之一的FAO，他在印尼长老协会位居要职、根深蒂固。警察总局发言人卢斯迪(Rusdi)表明，特警是在密切监视及探查恐怖主义的联络网后采取行动，“那是长期剖析的成果。”根据蒐集的情报，FAO是“祈祷团”的舒拉委员会(Dewan Syuro)成员，以BM ABA慈善组织为面具而筹款支持恐怖活动经费的骨干理事。

然而，当时“印尼长老协会”的副会长不但不反躬自省、检讨内部问题。却借用国会议员法特利(FadliZon)去年10月6日贴文：“充斥着伊斯兰恐惧症(Islamifobia)。世界已经改变了，反恐特警最好能被解散。”质疑88反恐特警的能力与效率。

菲可里(FB)作为抗议宗教部长的现场协调员，可能只想“摆酷”，不料在车顶上祈祷时“露馅”，还被揭发与宗教激进组织有“猫腻”，连显赫的学位称号也受“牵连”，更拖累了良莠不分的“长老协会”，可能也后悔不迭吧？而这恐怕就是“天网”！

远方的朋友

■ 麻里巴板：玉平

某天，打开手机，我看到这样的一条短信：“美玉，你好！”看了看头像是一个美丽的妇人，可是我左看右看也认不出此人到底是谁？她能写出我的名字肯定是认识我。我还来不及回复她，她又寄来了一张黑白的相片，相片上是我在巨港中学读初中时六位同学合照。下面写到：“我是陈英玉！”

相片里的陈英玉就坐在我的旁边，而后面站立的四位是董自在、林玉娇、杨翠美和陈梅英。哦！原来是英玉，是我读初中的一位老同学，也是好朋友。读书时期的英玉长得很美，高高的鼻梁，一头乌黑的头发，白皙的皮肤，苗条的身材。我们已有六十多年没见面了，从没联系过，怎么她会知道我的手机号码还联系了我，真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赶紧回信给她：“哦，原来你是英玉，我初中的同学，你好！我们已几十年没见面了，你现在在那里？”很快的英玉就回我的WA，告诉我，她和丈夫一家人已移民到澳洲的西部，现在孙子都有了。她说她是从陈梅英那儿知道我的手机号码。陈梅英过世的丈夫王德安（笔名燕雁飞）曾经是印华作协的理事，而梅英是从国际日报的副刊《印华论坛》看了我写的一篇文章《喜读碧珍的新文集春华秋实有感》，所以联系了碧珍，讨了我的手机号码。

过几天英玉又寄来了几张她和女儿外孙去草莓园采草莓的相片，看来英玉在澳洲的生活是幸福的。英玉告诉我说，疫情还没发生时她有时也回印尼，到了巨港，她会找梅英和其他的同学。还说等疫情过后，能回巨港了，希望能见到我，和我相聚，和我合照。但愿心想事成吧！

自联系了我后，英玉几乎每天都寄早安的图片或一些视频给我。我很感动这位远方的朋友的念旧和热情！也遥祝她和家人在澳洲安康快乐！幸福美满！

陈梅英也是我初中的同学，读书时我经常到她家里玩。记的那时她住在巨港的Panglong街，而德安也住在那条街，可能是近水楼台吧，他们恋爱了，后来结婚有了孩子后，搬到雅加达找生活。德安生前在华文文坛上是个多产的作家和诗人，出了不少的文集。他很好，每次出文集，都会寄给我阅读。

梅英打电话时告诉我说，由于德安生病，而雅加达的家水灾时会进水，所以孩子建议他们回巨港住。谁知搬回巨港一年后，德安就病逝了。梅英现在在巨港和老大住在一起，老大在一间公司任经理。看来她在巨港的生活也很安定。不过她对我说，她更喜欢住在雅加达，因为那儿还有他和德安住了十几年的房子，也有许多从佛堂认识的朋友。

是的，但愿疫情过后，梅英能如愿回雅加达看看，小住一个时期。现在梅英住在巨港，而我也从万隆搬到了千里迢迢的麻里巴板住，梅英也是我远方的朋友了。但千山万水割不断我和英玉及梅英的同学情，朋友情！但愿我们的友谊能源远流长……

疫情过后

（唱和诗）

疫情过后喜洋洋，
生活自由复正常。
理想遁规早实现，
回归原态更安康。
棉兰：孙国静题诗

丑牛更换壬寅來，
毒疫清零颜笑开。
浴火重生幸劫后，
世间万物复原哉。
雅加达：吴夏兰唱和

不求三载下扬州，
但愿清零共酒楼。
劫后俄乌开炮火，
人间悲剧何时休。
棉兰：许菁栽唱和

疫情遥盼缓无期，
俄乌激战又飙升。
五行风水呈乱象，
人间不复见太平。
雅加达：金梅子唱和

莫看疫毒无影踪，
雄资霸业败其中。
三年肆虐今朝止，
再整戎装阔步冲。
巴淡：杨源秋唱和

全民抗疫共情怀，
大地春回日可待。
百业复苏国运泰，
千家万户笑颜开。
万隆：侯斐珍唱和

新冠百变近三年，
寸步难行返旧园。
何日瘟神解甲去，
满山翠绿回人间。
棉兰：陈德贤唱和

但愿疫情露曙光，
百废待兴复工忙。
终是邪魔难压正，
一轮红日起东方。
中国：童行早唱和

病毒诡变全球飘，
天下苍生心震摇。
抗疫清零今日了，
笑颜喜露唱歌谣。
雅加达：苏歌唱和

疫消瘟匿露朝阳，
万众欢腾笑脸张。
百业兴隆如往昔，
莘莘学子上学堂。
北干：李庭蓁唱和

抗疫灭瘟勇气扬，
疫情善变性无常。
原则规定当坚守，
口罩惯蒙好健康。
棉兰：寒松子唱和

抗疫白衣尽责疗，
祈求病患早安康。
俄乌战火争利益，
岂管天劫未罢休。
雅加达：燕飞翔唱和

疫情奥密不寻常，
传染成疾损健康。
接种疫苗时下务，
灭瘟抗疫志坚强。
棉兰：邓喜来唱和

瘟症不断染飙扬，
困境依然难正常。
默祷苍天祺祐现，
安祥度过雨风年。
雅加达：潜水艇唱和

全民接种保强身，
莫信偏方莫信神。
待得集群免疫后，
闲居闹市四时春。
棉兰：廖世敬唱和

奥密克戎蔓祸殃，
宅家防患护安康。
何时瘟疫清除尽，
百业复活喜气洋。
万隆：文苗唱和

疫苗有望抵冠踪，
足迹闲游四海通。
雾里看花可信否？
还观研考定坤中。
棉兰：田心唱和

疫袭数年苦咽吞，
宅家洗手且严遵。
只怜堂授不能聚，
来日栋梁难见春。
棉兰：寒酸客唱和

王祥书画作品

窗外玉兰花开

玉片催开木笔书，春光一霎到吾庐。
凭窗渐次数花朵，呖乱莺声几断予。

摄影想象力中的华人（4）

卡伦·斯特拉斯勒（KAREN STRASSLER）

殖民时代后期爪哇华人摄影师

照相馆的摄影师们开发出不同的方式，使他们的国家和人民可视化，通过重塑殖民地模式，以适应新诞生国家的品味需求。在照相馆里，人们采用现代的国家主题，将自己投射到一个时而梦幻的现代化景观中。

荷属东印度的摄影历史起初聚焦在欧洲摄影师及少数原住民摄影师中(Wachlin, Fluitsma, dan Knaap, 1994; Knaap, 1999;Reed 1991; Groeneveld etal, 1989)。但进入20世纪初,来自广东的移民摄影师在全爪哇和荷兰殖民地的其它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地盘。欧洲摄影师开设的工作室,大多为位于社会顶层的殖民者服务,而手头不宽裕的人则去帮衬简单的“摄影工匠”,在这里,他们才消费得起(Wachlin, 1989:136)。

来自广东的照相馆摄影师们关注的主要问题确实不是荷兰殖民地社区，而是泛亚文化圈的环境，他们通过家庭、同姓氏族和民族关系保持联系。在20世纪初的头十年，他们当中大部分是年轻时从广东农村贫困家庭来的新移民，有些人到达荷属东印度之前先在新加坡当一段时间学徒。他们在华人开的照相馆里学习一段时间后，就自己开店。然后他们邀请自己在中国的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或者是同村的乡亲前来与自己汇合，在店里当学徒。这些照相馆通常是家族式经营。老板娘、孩子和其他亲戚都帮忙料理照相馆业务。而孩子们通常去做其它生意。就是用这种方式，有家庭和地域关系的照相馆网络逐渐扩散到整个荷属东印度和东南亚地区。

20世纪40年代发生的骚乱，导致日本和欧洲摄影师们大批离开。日本占领时期（1942–1945年）为华人照相馆行业带来灾难。日本占领时期大多数照相馆都关闭，是由于这个国家物资缺乏，或被日本强迫关闭——日本只允许每个城市只开设一家照相馆，只为军队利益或其他官方利益服务。而一些殖民时期开业的照相馆就没有重开，其它照相馆在日本占领时期结束后争取重新营业。20世纪50年代，印尼政府开始限制外籍华人的进口业务。

尽管如此，由于这些照相馆大多数与印尼独立前照相馆经营者的直系后代或学徒有密切关系，因此在印尼的华人照相馆数量急剧增加。因为越来越多印尼人有能力支付为庆祝结婚、生日、开斋节假期家庭聚会或其它活动的拍照费用，这些照相馆都能满足大家的需求。

后殖民时期印尼人的形成

似乎想要消除大都市和殖民地之间的差距，殖民时期的照相背景大多是室内或家庭摆设，或强调“欧洲”气氛的公园风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大多数华人照相馆从上海进口背景画，有一些会激发起理想的古典中国情怀，有漂亮的宝塔，石头花园，月光下的风景画。20世纪50年代，照相馆的摄影师们和爪哇画家合作，开始发展“印度尼西亚”特色的背景画设计。

FOTO
ORIGINEEL
BOEAT KESENIAN INDONESIA ASELI
Bisa dibeli dengen ± 60 roepa-roepa Foto wajang-orang dari Solo, jang terkenal djempolan dengen pakean wajang.
Baek dan netjis boeat perhiasan atawa Album. Per lembar tjoema f 0.25, 10 lembar f 2.— compleet 60 lembar f 9.— oekoeran Foto 9 × 12 bagoes dan terang.
CH. S. HUANG
KAPASARISTRAAT 75
SOERABAIA.

泗水（Surabaya）某华人摄影家推出9x12的哇扬戏剧照的广告宣传

爪哇的背景画产品集中在中爪哇的梭卡拉查（Sokaraja）村。20世纪20年代起在这里就出现风景画手工业（Suwardi，1985）。这些画作模仿影响过业余摄影师们的“美丽的荷属东印度”（Mooi）风格。20世纪50年代，在附近城市的摄影师们开始来到梭卡拉查村购买背景画。消息传开后，需求就增加，画家们除了到附近城市，也到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和加里曼丹的大城市兜售他们的背景画产品。

在高涨的国家自豪感和民族建设时期，照相馆摄影师们开发肖像画法，人们可以把自己投射到众所周知印尼现代性的氛围中。椰林树影，火山座座，海滩和日落是后殖民时期摄影背景的标配。殖民时期，以热带自然风光为主的背景，大部分是明信片和收藏品，表现出代表刻板印象和异国情调的“传统的”原住民特征。如今，大家可以以印尼人的身份，穿着最新款的衣服，自豪地在这些印有风景画的背景布前拍照。

大多数背景画有热带风光中的城市建筑（Wachlin, 1989:136, 145–48），设计得比较现代。印尼独立后的背景画强调热带地区的自然美景，现代建筑以及可在相同的视觉空间存在的各种印尼物件。其它背景允许人们将自己投射到从全球媒体图像中获取的现代繁荣幻想的背景里。有些背景展示了一个有精心布置的房间内部摆设，有收音机，窗户玻璃，楼梯和其它显示欣欣向荣的物品。把敞篷车、摩托艇和飞机摆在热带自然风光背景前，也是当时很受欢迎的照相馆特色摆设。

后殖民地时期的图像与殖民时期的图像风格不同。欧式的背景画与层次看起来较低的中式背景画，都体现出精心设计的空间和细腻的线条，真正融入背景画中。但华人照相馆的老板则发现他们的爪哇顾客更喜欢配套齐全，表现热闹的背景画。画布的整个表面都被涂得很鲜艳亮眼，形状和线条都很清晰明了，好像背景和拍照的主角同样重要。就如一位摄影师带着瞧不起的语气说过“如果他们喜欢热闹，好的，我们就应该给他们准备热闹的背景画”。背景画就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越复杂越热闹就越受欢迎。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